

火焰與花

(短篇小說集)

印度 克·錢達 著

馮 金 辛 譯

光明書局出版

Krishan Chandar
Flame and the Flower

根據 孟買 現代書屋 1951 年英文本譯出。

一九五二年十月發排 · 一九五三年三月出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 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審校者：仇 乞

初版 1—10000 冊
定價 5,800 元

目次

代序（穆爾克·拉治·安納德作）	三
-----------------	---

紅心王后	九
------	---

給一個死者的信	三四
---------	----

北夏華快車	四七
-------	----

月圓之夜	六五
------	----

無花果樹	八三
------	----

花是紅的	一〇三
------	-----

馬哈勒米橋	一二九
-------	-----

*

*

介紹克里山・錢達的『火焰與花』（蘇聯 阿・艾莉絲特娜托娃作，圭木譯）……………	一四五
關於克里山・錢達（嚴紹端）……………	一五六
譯後記……………	一六四

代序

親愛的克里山：

前些時候，我一直要你設法叫你的有一些用烏爾杜文寫的作品譯成英文。我覺得，在我們的作家和西方的偉大作家之間的作品交流數量的增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很高興地看到你終於把幾個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集成了這個很貼切地題名為火焰與花的集子。你要我將你這第一本短篇集用我所用來寫作我自己的大部份作品的文字介紹過來，你所給我的這個光榮，我很感謝。

你也知道，在你的作品以外國文出版之前，你就已經享有印度第一流作家的名聲了，你那篇以孟加拉災荒為題材的中篇小說我不能死英語讀者裏即時就起了作用。這本書一出現，大家都覺得，一種能和世界上任何一種主要文字寫得一樣流利而又簡潔的散

文，已經開始用我們自己的方言寫出來了。還有，在我們的作品中，也將有一種真正的詩的現實主義的精神，這種精神，在認識我們印度的生活的醜惡殘酷現實性的認識的同時，也充滿着那種祇有具有創見的人才能獲得的情感上的純化。大家一致讚揚你的小說，但是却沒有人注意到這一個事實：這幾乎是烏爾杜文學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所作的一篇反對照相式的自然主義、擁護現實主義的宣言，那種照相式的自然主義，一向來便緊緊地纏住了我們的方言文學。

從那時候起，我覺得，你已成爲一位有推動力的作家，在完成你自己的散文風格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你可以說是我國用烏爾杜語寫散文的最好的作家，這句話我以爲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你的字句裏跳動着和革命的人生觀相結合的浪漫主義的純正的情調，因之，雖然你的作品必然有人會以偏見來看待，但因爲它的內容之奔放，你的聲音也定會有人聽見。在我們這個時代，鼓勵從那把人鎖住的鐵鏈中掙扎出來，這是要遭到鎮壓的，就正因爲這種使人窒息的空氣，我敢斷定，爲自由而鬥爭，定將擴大範圍，普及到更多的人。爭取社會的和經濟上的自由之鬥爭，特別是亞洲各民族的鬥爭，是一

種力量，在這種力量的形成中，整個的人類都會經參加在裏面。我們印度人民的靈魂，在悠久的苦難歲月之餘，正帶着一種溫柔的、生龍活虎的精神覺醒過來，這種精神，在我們人民的每一熱情衝動中都灼然可見。如果說，我們的舊時作家所顯然具有的玩世不恭的精神的失敗是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那麼，閃耀在你小說中的人物心靈中的那種熱情衝動也是如此。有時，在你的憤怒中，它們像火焰似地迸發出來，但它們多半却是帶着它們的柔美，像花兒似的嬌豔。

我是以這種看法來看這些翻譯在這兒的作品的，因為，我看的時候是在一輛到印度北部去的火車上，我有時間細加體味，並且探索到你的氣質的最深的深處。對於那些膚淺的、對你的烏爾杜文的作品全不了解的讀者來說，那含蘊在每一篇作品裏的熱愛真理的神髓，是不容易把握得到的。可是，當我化上印度的一天時光，戀戀不捨地讀着你的每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後，同時又看到在我周圍的那些跟你所描寫的非常相像的人們，我覺得我的心頭交互地起着兩種感覺：

第一，是一種深沉的平靜的感覺，覺察到這樣的一個事實，那便是，在我們的同代

人中，你和其他幾個人曾經體味了我們污濁生活的悲劇一面的意義，而把它非常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叫它總有一天一定會傳遍全世界。第二，是一種激動的、不能平靜的感覺，由於我真實的感到了這種事實：在我們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能夠開始感到彼此的心臟跳動，以及認識我們爲一個自由的生活共同努力的意義之前，我們還得經過很長的一段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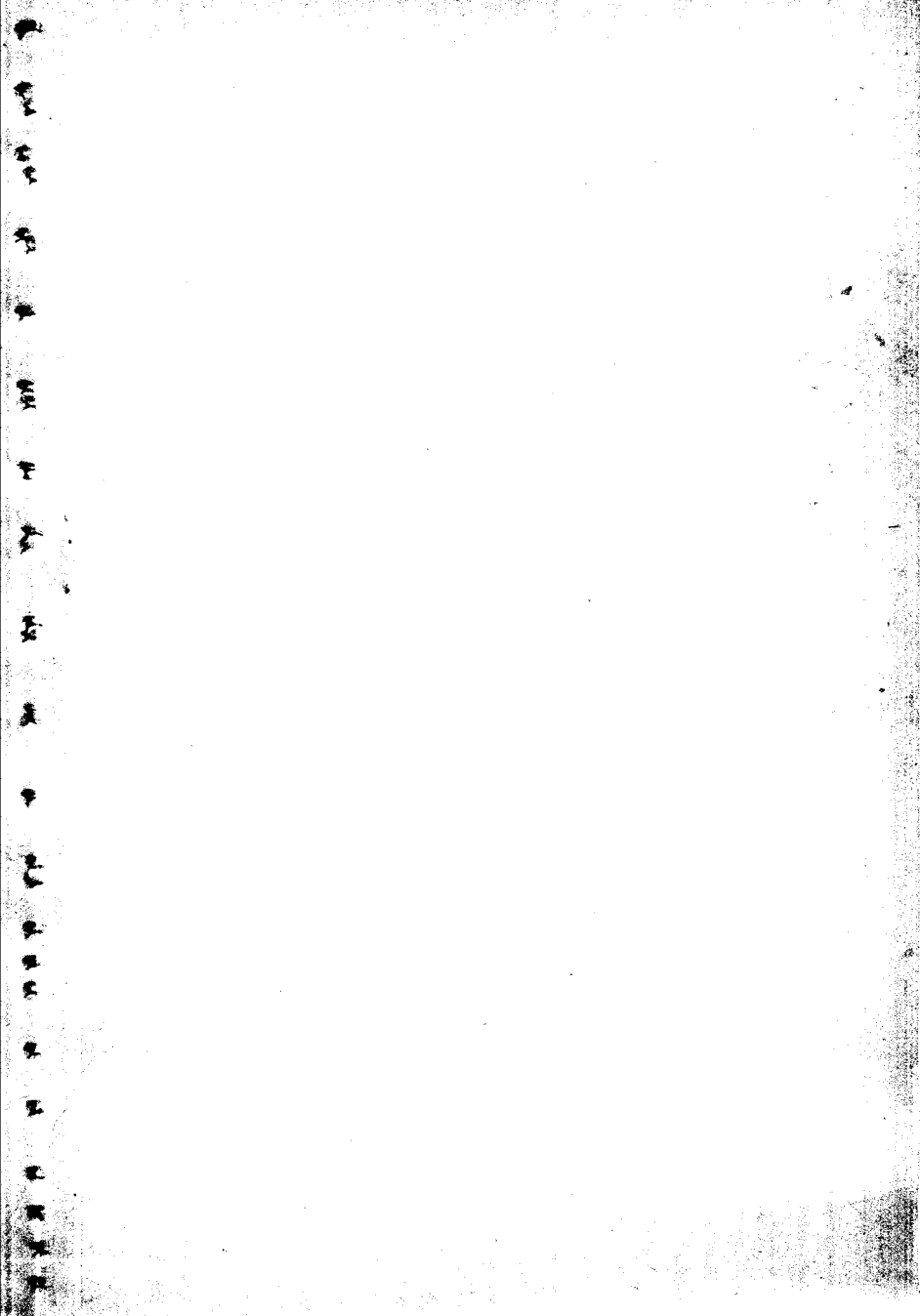
但當我把你的作品放進我的公事皮包的時候，却還遺留着二分激動的餘音，而那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覺得，我已喝醉了你的靈感的活水，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却發覺我們仍然得拚命同那些虛偽、自大、黑暗、殘酷、自私自利去鬥爭。

我想，爲了這篇現在已經有名的給一個死者的信，你一定會受到『沒有耐性的』責難。而且，你的敵人還會控告你，說你竟然胆敢提起西班牙和朝鮮的野蠻行爲。混淆是非的傢伙也將因爲你在你的心目中，有着孟買紗廠區罷工的這樣一種『大逆不道』的東西而說你是『大逆不道』。

且不管這本書有某些引人注意的草率。我還是願意你用探索那些屬於我們的世界範

囀內的每一件事物的中心，來繼續幹下去，並把進一步的答案提供在你的批評者們的面前。我相信，每一篇作品，只有當它的動人處是具有世界性的、當它的潛在力是無限的，才真正是有精神感召力，它同那些報紙上的舞文弄墨的陳詞濫調和招搖撞騙大異其趣，它只向我們這時代的一個問題提出責問，這問題是：人們有沒有可能打破枷鎖、成爲一個獨立的人、把直到現在還未被勘查過的遺產溶化成爲自己的東西、征服自然、並利用科學所揭發的世界上的無數財富呢？或者，就叫那些狠心狼們得以把我們美麗世界沉溺在烽烟和戰爭狂裏、永遠用無知的毒霧來遮住我們的美麗的花朵。

我願意同你一起相信那存在在我們人民的黑色和褐色的大眼睛裏的光輝，存在於我們美麗婦女和天真孩子的眼睛裏的光輝。我但願你和別的我的同時代的人都已沉浸在這種光輝裏。我但願我們能夠用你們自己的覺醒來重新使這種光輝照得雪亮。我願意這樣想：我們能夠驅散我們頭上的陰雲，並且使我們自己成爲向着那已經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線上的萬丈光芒迎上去的一把火炬。



紅心王后

漢城在燃燒……

立姆在一座破裂的石牆上擦亮火柴，點着一枝『鴻運』牌香煙。接着，他四面看了看。一片濃密的烟霧籠罩着全城。他滿意地望着被炸毀的漢城。他的視線掠過一大堆一大堆的磚頭、洋灰、和碎玻璃，以及那些被吊在七拐八扭的電桿上的朝鮮人的屍體。四處是一些沒有屋頂、沒有門窗、一半已經被燒毀了的鋼骨水泥房子。立姆癡笑了一下。他的美國空軍幹得真好。這些『朝鮮佬』的驕傲的城市給毀掉了。這一手可不容易。這些該死的朝鮮人要打到死才肯罷休。立姆做了一個猛力吸氣的兇相，飽飽地吸了口煙，然後又四周環顧了一下。他的眼光掠過那些破裂的水管，掠過那些不成樣子的房子，這些房

子，過去是一些大樓、辦公室、住宅、公寓，在那兒，男人們曾經辦過公，婦女們曾經唱過歌，孩子們曾經有過歡笑。他注意地看着大街上的一個個很深的洞，這是美國空軍的傑作，它們從北到南，然後又從東到西，把這座城市切成四塊，又切成八塊，然後利用巨型高爆性炸彈和凝固汽油彈的破壞力和火燄把每一塊地方加以毀滅。『幹得真好，汁水！』立姆邊說邊轉向被他稱爲汁水的那個朋友，他之被取名爲汁水，並不是按着橘汁、橙子汁、或者甚至於可口可樂汁，而只是因爲他的臉像柔軟的果肉那樣，叫人直想戳一根針進去，叫那熱而紅的汁水出來。汁水的真名是瓊士。小瓊士。他的樣子又矮小又柔和又天真。他的頭髮顏色淡得像白金，他的白睫毛下面的藍眼珠一閃一閃的，像鷄的眼睛，現在他摸了摸他那尖尖的下巴，說道：『不錯，立姆。幹得真好。可在幹的時候却很費勁啊。』

立姆沒有回答。他的視線給一座三層樓的鋼骨水泥房子吸住了，那兒的長旗桿上有一面美國旗——星條旗——在風裏飄動。他非常滿意，像一個納粹征服者似地看看四周，然後猛力地吸了口煙，吸得這樣猛，以致那枝香煙竟燒了起來，煙灰吹進他的眼

睛，吹進他的張大着的嘴，於是他開始咳嗽、擦眼和咒罵起該死的亞洲人來了。

『哼！這些野蠻的亞洲人。真該死。他們把我拉進這場戰爭。我原來在辛辛那提當保險捐客當得好好的。』

『你在這兒還照樣是別人的保險捐客呢！』汗水笑着說。

『什麼緣故？』

『你瞧啊，』汗水說，用手朝另外一座半邊已經燒掉的房子一指。在那兒的破碎的字體上，還可以看出幾個美國股份有限公司和托辣斯的名稱；美國聯合保險公司。『生活』和『時代』出版公司。大米堆棧，菲里普·菲里普經紀商行。紐約燃煤運輸合股公司。芝加哥大米出口商行和可口可樂進口聯合公司。

立姆得意地吹起口哨來，『怎麼搞的，我以前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些都是我們的名字啊。由此看來，在咱們丘八們來到之前，這兒早就十分美國化啦。』

『是啊，』汗水冷冷地說道，『不管兇狠的共產黨和高麗人怎麼說法，我們就有意思要留在這兒。』

『不錯，』立姆說道，毅然把手往口袋裏一插。立姆是一個瘦長條子。從他母親方面的血統來說，他是一半愛爾蘭，一半德意志。從他父親的方面來說呢，八分之一強是黑人的血統，八分之二是墨西哥，八分之一吉卜賽，其餘的是法蘭西。總之，他是這樣一個百分之百的、純粹純粹的道地美國人，贊成杜魯門，贊成原子彈，贊成凌遲黑人，也贊成給點顏色給亞洲人看看，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地位，就像他的最高上司麥克阿瑟那樣。立姆外表高大，而內心却非常渺小。渺小，而且是一個懦夫，一個下流坯，一個使人作嘔的亡命之徒，恰如他的朋友汗水一樣。他和汗水，他們兩人是好朋友。在部隊裏，他們兩人的名字是不分彼此的。他們被人連在一起稱為『立姆汗水』。

突然，有幾個丘八在前面一座房子的二層樓的露天走廊上出現。他們扯起一面大旗，旗上寫着幾個大字。

『大拍賣』

朋友，莫失良機！』

他們把這面旗子釘在走廊外邊，就走了進去。一看見這面旗子，汗水用胳膊推推立姆，

立姆用胳膊推推汗水，他們兩人立刻拼命奔去，跨過朝鮮人的和美國人的屍首，奔進對面的一座大房子，奔上樓梯，奔進一所非常擁擠的大廳。可是首先，他們得買兩張五毛錢一張的入場券，那是在通到大廳去的樓梯的口上發售的。

立姆看到，大多數的丘八都是醉醺醺的，不住地唱着笑着。四處角落裏老是有兩起爭吵發生，不一會又平息下去。大廳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座草草搭成的很大的舞台，可是這座舞台非常之高，高得連最高的丘八都跳不上去。舞台像一片拳擊場似的用繩子攔着，只有西面有一個入口，那入口是用布幕遮得密不通風的。台上沒有一個人。

立姆向近旁的一個丘八問道，『是什麼？比拳嗎？』

『不是。』

『演戲是吧？』

『不是。』

『那麼是什麼？演馬戲嗎？』

『不是。』

『你說出來吧，』立姆忿忿地說。『到底是什麼呀？』

『喂，』那丘八捲着舌頭說道，『我看大概是拍賣。』

『拍賣什麼呢？』立姆問。

『我沒有看見放着什麼東西。恐怕是騙人吧。』

『不錯。在這次騙人的戰爭中一切都是欺騙。騙人的舞台。騙人的戰役。騙人的勝

利。』另一個丘八說，『啊，天啊！對於這一切，我厭倦透啦。』

就在這時，大廳上有成百個聲音喊了起來。有一個人從西面的入口處走到了台上。

他穿得像一個十七世紀的奴隸販子。一只手裏拿着一根鞭子，另一只手裏是一個鈴。他一走到台上，就對觀眾深深一鞠躬，然後搖搖鈴，說道：『喂，原子彈的孩子們，聽我

說。我們拿下了漢城。我們今天是高興透了。你們看着這場拍賣吧。這是世界上最好、

最大、最妙、最了不起的拍賣！原子彈的孩子們，把錢準備好吧！』說到這兒，他又搖

了搖鈴，然後朝着那用布幕遮得密不通風的通向舞台的那扇門做了個手勢。突然布幕拉開了，一長排的朝鮮女孩子走上台來。一剎那間，這些唱着的、笑着的、跳着的丘八們

都突然靜了下來。女孩們都光着身子。她們的眼睛低垂着。她們的頭髮是亂蓬蓬的。她們兩只手被反拴在背後，因此無法遮羞。她們一長排一長排地走進來，在寬敞的舞台上站成一圈，低着頭赤身裸體地對着她們的觀眾。那愛情所夢想親吻的、和那掛着櫻花項圈的細長脖子裸露着。那專爲天真的孩子們的啾啾小嘴唇而設的乳房裸露着。那孕育着種子的、暗色的子宮也裸露着。那些種子會發芽。芽會開花。花裏面又有種子。這又是一些新的完全不同的種子了。今天，這黑蒼蒼的人兒，這亞洲婦女，赤身裸體地站在外國征服者的面前。經過了數世紀的長而辛酸的時期，這婦女，凡是在暴君所統治而把普通老百姓的榮譽踩在腳底下的地方，總被剝得赤身裸體。在成吉思汗的帳篷裏，在達馬士革的市集上，在希臘的商場上，在羅馬的圓形劇場裏，在美國南部的拍賣場上，在希特勒衝鋒隊出現過的處所，只要是這些暴徒統治過的地方，總把婦女剝得赤身裸體。這就是他們的文化的商標。而這個赤身裸體的婦女總是像一個受苦的母親那樣地問那些征服者：『你是我生出來的。爲什麼要剝光我的衣服？要燒死孩子？要用刺刀刺破老頭兒的胸膛？難道你在這奇妙而美麗的世界出生、生存的目的就是這個嗎？還是戀愛，唱